

红楼梦 人名趣谈

□ 程建军

作为文学巨匠,曹雪芹先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简直是妙到毫巅,他不仅注重对小说中人物形象进行外貌言谈、心理活动等多方面的描写,而且也十分注重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恰如其分的命名。

尤其是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对小说人物命名特别讲究,可谓独具慧眼,别出心裁,或借用谐音、或利用字面意思、或巧借花鸟鱼虫等意象……构思出了许多贴合主题、洞察人性、意味悠长、耐人咀嚼的名字。

利用谐音

利用谐音给人物命名,是曹雪芹先生喜欢用的一种手法。在《红楼梦》中,许多谐音名字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如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名字的谐音是“真事隐”“假语存”,寓意是在这个荒淫腐败、互相倾轧的封建大家族里,哪有真人真事,想“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即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甄士隐,姓甄、名费、字士隐。其名“甄费”的谐音是“真废”,意思是真正无用,这也正是人们对甄士隐这个所谓淡泊名利的人的非常贴切评价。贾雨村,姓贾,名化,字时非,别号雨村。其名“贾化”的谐音是“假话”“时非”的谐音是“实非”,即实际不是这样,这也正是贾雨村这个口是心非的奸猾之人的真实写照。

贾政、贾敬,谐音为“假正经”。四大家族中以贾家为中心,贾家分为荣国府和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政的府第,宁国府是贾敬的宅院。《红楼梦》对贾政的表面忠厚质朴、背后徇私枉法有着充分描写;而贾敬,表面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但实际上更是作恶多端。第五回中曾有“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之说,意为荣宁二府颓败的罪魁祸首还是宁国府的贾敬。所以,贾政、贾敬合起来谐音为“假正经”。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氏“四春”,谐音“原应叹息”。贾府的四姐妹,各自有着令人叹息的命运。大女儿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后又选为皇妃,进入可怕的后宫权力的漩涡。最后“虎兔相逢大梦归”,她不明不白地死去;“二木头”迎春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抵债出嫁后,不久被丈夫孙绍祖虐待折磨而亡;“玫瑰花”探春为贾政之妾赵姨娘所生,她虽极力想与母亲“划清界线”,才保持其“姑娘”的尊贵地位,但由于“自清明志自高”,被王夫人视为“眼中钉”,把她赶到千里之外,委曲求全成就了一场“政治婚姻”;“心冷嘴冷”的惜春

一直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由于没有父母怜爱,养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抄检大观园时,她咬定牙,撵走毫无过错的丫环入画,对别人的流泪哀伤无动于衷。四大家族的没落命运,三个本家姐姐的不幸结局,使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后入栊翠庵为尼。因此,贾氏“四春”命运遭遇与贾府的兴衰紧密联想在一起,都令人感伤不已,是为“原应叹息”。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另一个苦命女子香菱。香菱(秋菱)原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之女。英莲命运坎坷,年幼的她随家仆霍启(是“火起”“祸起”的谐音。他一出场,果然甄家祸端迭起,先是丢女儿,不久又遭大火,万贯家财就此付之一炬。)于元宵节在街上观社火时被人贩子拐走。少年时代,先被人贩子卖给冯渊,同时又卖给“呆霸王”薛蟠,薛蟠打死冯渊后将她夺走,从此在薛家受尽折磨,最后“产难完劫,遗一子于薛家”,而后不明不白地死去。甄英莲被薛宝钗改名香菱,又被夏金桂改成秋菱(香菱改名秋菱,意味着她的生命将比原来要结束得更早),其间名字几变,命中注定,也不是没来由的。“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甄英莲真应怜,真可谓一生坎坷,实在值得同情,让人唏嘘。

巧借字面意思

巧借字面意思为人物命名,也是《红楼梦》给人物命名常用的手法之一。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故事中,有这样几个人物形象:刘(溜)姥姥,王成(望成),板(攀)儿,青(亲)儿,联合谐音为“依靠刘姥姥的溜须拍马,攀高结贵,事成有望。”如果不是这样的谐音,“青儿”这个人物形象就会出现得很突兀,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当然,还因为王成的儿子狗儿与周瑞有过往来,曾是周瑞家的一条走狗。

巧借花鸟鱼虫意象

巧借花鸟鱼虫等各种意象,也是《红楼梦》给人物命名常用的手法之一。黛玉的三个丫环,一个叫春纤,一个叫紫鹃(原名鹦哥),一个叫雪雁。

春纤这丫环头份很少,只露过两次面而已,可她的名字却有深刻含义。“纤”最常见的意思就是“纤细柔弱的小草”。比如可以形容一个女子小胳膊小腿,柔柔弱弱的样子,我们就可以用“纤纤玉手”“纤纤玉腿”来形容。这个“纤”字,就正好暗合了黛玉柔弱的身体。她不仅身材纤细,而且体质特别弱,会吃饮食起,就药不离口。

王熙凤说她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倒”,小厮们背地里叫她“多病西施”。

紫鹃是用“杜鹃啼血”的典故,暗示黛玉一生幽怨缠绵,悲啼不已,最后泪尽而亡。雪雁是寒冬离群之雁,象征黛玉自幼父母早逝,寄人篱下,终生孤独凄凉。这三个人的名字的寓意与黛玉的身世是何等相似!

而贾宝玉的小厮则取名为茗烟、墨雨、扫红、锄药、引泉、挑云等。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贵族公子哥儿,贾宝玉虽然不喜欢读书上进,每每骂那些求功名者为“禄蠹”“国贼”,但却喜欢诗词曲赋、灯谜酒令等文人雅事,并且有一定的天赋才华。他的贴身小厮都由他亲自取名,名字取得富有诗情画意。所以,这些名字与他鄙弃功利、追求隐逸情趣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

贾母丫鬟的名字又不同,取用的是琥珀、珍珠、翡翠、玻璃,都是奇珍异宝的名字。这和她集荣华富贵于一身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相吻合,而四个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丫环分别叫抱琴、司棋、侍书、入画。琴棋书画正是宦官小姐文人情趣所在,更是她们高贵身份的体现。

另外,从宝玉、宝钗、黛玉这三个名字相互关系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曹雪芹的命名艺术是何等的高超,这三个名字中,宝钗、黛玉都和宝玉有着非常密切关系。

贾宝玉既是玉也是石,前世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林黛玉前世是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是草木。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绛珠仙草决定以泪为报,这就是二人的木石前盟,这是神话体系中的缘分。而现实中,贾宝玉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上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薛宝钗脖子上挂着一个金锁,上面刻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最后,宝钗嫁给了宝玉,所有人都看好这段姻缘,这就是前世的木石前盟终究难敌现世中的“金玉良缘”!

宝钗和黛玉都是封建社会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少女,宝玉钟情于黛玉,但在封建家庭的安排下,却与宝钗结了婚。三个人的名字的相互关系体现了这种结局。宝钗中的“宝”和黛玉中的“玉”,合起来正是“宝玉”的名字。而“宝钗”中的“宝”在宝玉的名字中居上,所以她得到了宝玉。

“一姓一名皆具精意”。对于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而言,对自己小说人物名字的拟定,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写了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448个人物。可以看出,为这些人拟定姓名,作者一定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在《红楼梦》中,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物名字不仅是小说人物自身形象的符号和代码,还显示着人物各自的独特魅力和个性,并且与他们的命运及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凸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仔细探讨这些人名字里边蕴含的各种讲究,对于我们学习《红楼梦》的写作技巧不无裨益,对于我们解码《红楼梦》背后的奥秘很有帮助。

百年红学,成果丰硕,《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学必读课外书。进入新时代,在众多的新红学研究者之中,笔者认为吕世宏《红楼梦与汾州府渊源探秘》提出的《红楼梦》二王府山西吕梁汾阳说,开启了红学三大新境界。

其一,曹雪芹研究的新境界。众所周知,冯其庸考证曹雪芹是辽阳人,周汝昌则认为是沈阳人,是不管沈阳还是辽阳都是辽东人是没有问题的,也有人提出是祖籍丰润说。但吕世宏另辟蹊径,以详实的佐证提出,曹雪芹曾祖曹玺是沈阳曹振彦山西汾州之战后收养的义子,这样曹雪芹祖籍就出现一个血脉祖籍。

吕世宏从曹寅《楝亭集》中找到了很多证据,如辽阳曹家族谱贬低曹玺一脉,曹玺之子曹雪芹祖父曹寅诗歌中多次“西河柳”描述故乡,多次自称“饼(并)翁”乡愁,曹雪芹家三世管家为汾阳郭某等等。吕世宏注意到曹家是辽东人,但是曹寅诗歌中却没有一次写到辽阳沈阳。曹寅诗集署名“千山曹寅”字号雪樵,是山西柳宗元元好问诗歌“千山暮雪”汾水雁的标志。包衣曹振彦顺治六年参加汾州屠城,而其子曹玺第一次参加侍卫也恰恰是顺治六年,也是这一年曹玺成为曹振彦的义子。史料记载,苏州织造李家是包衣李某收养的义子后裔,母亲也是康熙保姆,与江宁织造曹家何其相似。

尽管百年红学对曹雪芹家族研究备至,然而曹玺身世至今成谜,吕世宏此说开启曹雪芹新境界,许多问题迎刃而解。红学旧概念先入为主,但此说已经不容漠视。如山西日报《并州之瓦与并州之美》本报《曹雪芹高祖与汾州屠城》等文章,讨论这一课题。

其二,《红楼梦》地理新境界。长期以来,学界对《红楼梦》小说里两府一园的地理位置没有定论。多数人理解的长安都是在北京,但至今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东西府原型。有人猜测大观园是南京的隋园,但是与大观园里的土炕大雪又不能匹配,而小说也方方面面展示大观园在北方。少数人提出西安说,但西安没有曹雪芹家族的任何踪迹,更没有对应的两府一园。也有人猜想是江苏如皋冒家大院、杭州西溪等等,但这些则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目前为止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

吕世宏利用小说里的特别信息“关夫子坟”路线图,确定贾府大观园在山西,不仅找到了汾州二王府东府西府的确切记载,而且有《红楼梦》文本的诸多佐证。《山西日报》发表《红楼梦京中应是晋中》《大观园地理位置在汾阳》等文提出的观点,必然引发红学新一轮思考,开启《红楼梦》地理背景研究新境界。

其三,《红楼梦》思想研究新境界。长期以来,红学界流行曹雪芹自传说,认为《红楼梦》是雍正乾隆年间曹雪芹亲历的江宁织造府的故事,从而演绎出许多与清朝皇家联系的索隐故事和人物,特别是刘心武讲解《红楼梦》认为与清代宫廷斗争揉合起来有声有色,将《红楼梦》解读为宫廷斗争或者反封建的著作。而民间学者则解读为反清复明著作,反复质疑曹雪芹的著作权,提出作者是明末清初人洪升、冒辟疆、傅山、朱三太子等等。红迷试图通过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从而附会到明清换代的南明事件中去。

吕世宏通过“上京路上三座关夫子坟、刘姥姥家住千里之外”等具体材料将《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确定在山西,自然也将《红楼梦》故事背景北京说转化为明末华北晋王府说,并且找到了庆成王东府、永和王西府、北府晋王的准原型。无疑将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研究引起大的改变,引起红学界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新一轮审视。

推陈出新,《红楼梦》研究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笔者认为《红楼梦》的秘密至今深藏不漏,太需要吕世宏这样的按图索骥来求解了。有许多惊人发现,在《作家报》《山西日报》《吕梁日报·晚报版》等刊物连续发表几十篇文章,成果丰硕。正如山西大学教授红学家赵景瑜先生说的“我左思右想,一读再读,顿开茅塞”,吕世宏《红楼梦与汾州府渊源探秘》这一课题必然给红学界带来新的思考。太原师范学院博士王增斌先生说“吕先生此著,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建构之作……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希望吕世宏能继续深挖,也希望山西各界给予吕世宏更多的关注,也许未来将开启一个山西红学的春天。

吕世宏《红楼梦》研究开启红学新境界

□ 师瑞珍

观点

